

〔国家安全话语研究〕

编者按:正当中国人民奋力实现“中国梦”的时候,国际战略、国际舆论和国际秩序给中国带来巨大挑战。国家安全的保障,呼唤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发展(“话语体系”:由不同社交环节组成,为应对特定矛盾问题,而形成的一系列交际实践系统)。本期刊出一组(三篇)论文,它们以涉及中国国家安全的话语实践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探索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研究框架,另一方面以此发掘国家安全话语的特点、规律、经验、教训,为构建和完善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提供战略和策略建议。

学术话语与国家安全〔*〕

——西方安全研究是如何制造“中国威胁论”的

○ 施 旭^{1,2}, 郭海婷³

- (1. 杭州师范大学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1121;
2.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3;
3. 浙江传媒学院 国际文化传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中国的迅速崛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也使一些国家感到不安和担忧。聚焦国际学术期刊有关中国国防的论文,从文化话语研究视角出发,探讨西方学者如何制造中国“威胁”“危险”“好斗”“有野心”“不可信”“军事不透明”,指出在国防学术领域里,中国威胁论是一套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产物,该体系不仅含有西方思维模式

〔*〕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16ZDA210)、江苏高校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杭州师范大学“国家安全话语智库”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施旭,《学术界》本期封面人物。阿姆斯特丹大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杭州师范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主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分获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和语言学硕士学位。先后在荷兰、新加坡和英国任访问学者、讲师、副教授(Reader)。在众多著名国际杂志上发表论文,出版国际专著四部、国际编著两部;代表作:《文

和言说策略,而且包括西方传播主体和交流渠道。建议中国必须加强国家安全(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解构中国危险论,全方位、多渠道传播中国国防政策。

[关键词]文化话语;国防学术;修辞;媒介;话语体系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05.004

一、问题、目的与意义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推进以及整个国际秩序的深刻变化,我国的国家安全显得日益重要,这同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特别反映在媒体、政府、军界和学术界的各种观点、建议以及相关的交流传播活动中。那么,中国的国家安全、国防战略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国际舆论环境?国际社会,尤其是安全、国防学术界,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认知状况、态度意愿?他们又是如何表述、阐释和传播自己的思想的?

对于上述国家安全问题,本文将致力于较为具体而有限的研究对象——国际学术期刊论文。这里,涉华国防学术话语呈现了褒贬不一的中国形象和阐释。有些作者从人类正义、和平发展的角度发掘中国给世界带来安全的利好。但也有学者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了中国“危险”“威胁”“好斗”“有野心”“不可信”“军事不透明”等内容的“中国威胁论”。这种论调与渴求和平发展环境、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中国格格不入,是国家战略面临的严峻矛盾和问题。因此,我们的研究目的,一是考察在中国的安全、国防、国家战略方面,具体有哪些反面形象和观点,另一方面是查明这些形象和观点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话语因素、手段制造出来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努力从国际关系、传统的角度解释为什么国际安全学术能够生成“中国威胁论”,并从文化评判的立场评判这些话语特征,揭示它们给国际安全学术、国际安全关系可能带来的影响与后果。前者是描述性、解释性的,后者是伦理性、文化政治性的。

国际学术领域里的国家安全话语、国防话语(如期刊、书籍、报告、会议、论坛),是我国相关领域(如安全、外交、经济、媒体等),特别是国防研究的一种参照物、信息源和交流对象。它们不仅直接影响相关学界的研究动态,而且间接反映并影响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国防政策、战略思维及战术实践。因此,为辅助、提高中国的国防学术与实践,作为当代中国国防话语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我

化话语研究:探索中国的理论、方法与问题》、Chinese Discourse Studies (Macmillan, 2014)。首创并构建了“文化话语研究”和“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学术范式。在人权、贸易、城市发展和国防安全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创立并主编国际期刊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Taylor & Francis, ESCI 检索)、国际丛书 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 (Taylor & Francis)、国内辑刊《当代中国话语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任十多个国际著名期刊的编委。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2015)、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4)。郭海婷,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法汉日汉双播系)讲师,研究方向:话语研究、外语教学。

们必须研究、借鉴、应对国际领域中的国家/国际安全学术话语。

通过对 2010 年以来公开发表的国际期刊论文全面深入的文化话语研究,我们发现,这些文章以二元对立思维、美国安全系统中心论和“强国/军必霸”为论辩依据,同时运用一系列特殊的修辞手段(如含混其词、武断对比、主观推测、诋毁对方),塑造出了一个中国“危险”“威胁”“有野心”“不可信”“军事不透明”的形象。换句话说,中国威胁论并不是基于论文提出的现实依据;恰恰相反,是一套话语元素聚合或话语体系创造的结果。

这里我们需要提醒注意的是,这种诋毁中国形象、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国际学术论调,绝非可以简单地看成为语言使用的结果;而必须要放到更广阔的文化、历史、社会场域里去整体、联系地理解。这样,我们会发现,是一整套西方的文化、学术、出版、发行、学者、修辞等等形成的物质和精神结合的话语体系,使得“中国威胁论”成为可能。我们也必须声明,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了反映涉及中国国防的国际学术研究全貌,上文也已提及正面、积极的情况。这里,我们旨在厘清国际学术中有哪些可能的诋毁中国形象、危害中国安全的话语构建机制。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掌握外国国防安全学术如何构建和传播相关概念、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揭示这种学术话语的缘由、本质、规律、特点、信度等等,而且为展开国际学术对话与批评、传播中国声音和理念提供经验和教训。从文化话语的角度去看外国军事研究,可以为国家安全和国防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和路径。没有国家安全话语研究、国防话语研究,便没有完整的国家安全(国防)研究。同时,涉华国防学术话语研究也为我国国家安全战略发展、国防话语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参照和基础,因为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型、具有国内外影响的话语,如同一般国防学术话语,它会直接或间接干涉影响国防政策、军事外交、军事贸易等。尤其在当前中国崛起、世界骤变、美国盟国体系围堵中国的复杂形势下,必须积极展开对话、交流和斗争。为辅助、丰富、加强、提高中国国防安全话语研究与实践,必须将涉华国防学术话语作为“当代中国国家安全话语研究”有机组成部分,分析、批判和借鉴涉及我国国防、安全与和平学术话语(体系)。

下面,我们首先阐述本研究的理论和研究框架,进而展开实证研究,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我国国防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与实施的战略和策略建议。

二、理论与方法框架

从话语的角度探索国防安全问题在我国并不多见^[1],而探索中国国防安全话语理论的研究更为罕见,因此,形成全面、系统、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话语研究的哲学、理论、方法、问题框架任重道远。另外,近年来国内学者提出了“军务外语能力”“语言战略”等学术建议,但涉及面较窄(如抽象的、规范性的语言形式或语言政策),缺乏跨学科、跨文化的实证研究基础。而在国际上,虽然有学者从交际、传播、话语的角度关注国防与安全问题,但是他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往往是从非国防、安全研究领域借用而来,缺乏跨文化和跨学科融合^[2]。

涉及中国国防安全的国际学术话语,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语言、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国际关系等多元因素交融的文化话语现象^[3]。涉及、针对中国国防的国际学术话语,作为国防话语的特殊形式,在内容上可以包括话题,如中国的军事力量、战略、战术、主权、领土、安全、反恐、军事外交、军事贸易。在思维方式上,它会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相关军事集团、学术团体以及个体学者对于中国国防乃至国际安全秩序的认识、态度、立场、思路、意图等。在军事信息上,它会显示中国国防以及其他相关国家、地区的国防状况(如特征、弱点、优势),也会表达对于中国国防、军事力量及相关行动的战略和战术建议。在文化传统上,它往往会折射相关国家的军界、学术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西方主导下的不平衡国际秩序中,国防(学术)话语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国家间、文化间互动、竞争、合作关系。从下面透视的学术材料里,读者会发现,文章并非客观中立地描述解释评价现象,在国际关系、国防安全问题上,学术写作往往更突出地表现出特定的文化政治取向——具体地说,文化价值影响、文化竞争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尤其警惕通过安全学术搞政治鼓动和军事叫嚣的做法,并从文化批判的立场予以深入分析与批评。

作为学术研究型、具有国内和国际影响力的话语,如同一般性国际国防学术话语,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国际安全政策、战略和策略。尤其在当前中国转型、世界骤变、美国等西方国家围堵中国的形势下,涉及、针对中国国防的国际学术话语,显然是我们应该重点破解的现象。

在方法论上,我们的分析将置于文化话语研究和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框架之下^[4]。这要求我们掌握相关国家和文化的军事学术话语的本质、特点与规律;也要求我们一方面批评利用现有的军事学术思想,另一方面不断探索与创新。作为文化话语研究方法的一部分,我们将采取明晰的文化政治原则,即在判断、评价、建议话语修辞实践的过程中,必须:(1)捍卫国家意志(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统一);(2)坚持国家平等、和平、合作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3)坚持人类文化多样性(如世界观、价值体系)。

“话语策略”既是 we 重点关注对象,也是我们观察视角和方法。本文的话语策略研究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交际事件中为着某种目的所使用的言语形式与内容,我们称之为“修辞”。为了术语准确和概念清晰:“修辞”是指言说者为了某种交流目的而使用的语用手段,是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本研究的书面话语里其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其他话语信息(如作者背景、写作过程、社会时局)往往被遮蔽。修辞的观念及理论正蓬勃发展^[5]。西方修辞理论,偏重说话人目的,因而往往以理性说服力为衡量标准^[6]。而中国文化传统把修辞看作伦理性活动^[7],这一思路恰好与当代中国话语理论相吻合^[8]。所以我们将以特定的文化政治立场作为尺度来评判国际国防学术话语(见下文)。第二部分是与修辞紧密相连的,作为整体交际事件有机组成部分的其他特征,诸如参与者、表意符号、交流渠道——它们同样可以作为

有机联系的话语策略,只不过功能有所不同^[9]。在这一层次上,我们将着重考察:作者(背景)、所属单位和国家、论文发表的期刊(包括出版社),其目的是进一步挖掘除言辞之外有哪些相关“语境”情况共同形成“中国威胁论”话语体系。

三、材料收集与整理

本研究收集和整理了以中国国防及相关国家、军事同盟集团(北约)与中国国防关系为研究和讨论主题的英文法文国际期刊发表的研究型论文。时间段为2010-2014年。这一选择主要因为:(1)美国是在2009年正式向国际社会公开其“亚洲再平衡”战略;(2)中国于2010年开始在钓鱼岛附近及南海展开军事活动,围绕这两者一定会有相关和相当的学术论著出版。

本文分析的十三篇论文是从先前近八十篇关于中国国防的论文、报告选取而来。这些材料是由第一作者所教的二十多位本科生在相关课程训练之后,从互联网上反复筛选而形成的。^[10]为了准确、充分地收集材料,第一作者及研究助手在此之前的研究过程中还从网络、报刊查找了相关的信息资料。基于这些情况,可以说,本文所取材料在内容、形式方面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另外,为更全面地考察国际舆论环境,了解欧洲和非洲其他非英语国家学术话语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军事国防战略的描述与评判,本文第二作者还搜索查找了十篇发表在法国期刊上的关于中国军事国防的法文学术论文,并筛选出其中高相关度且具典型性的三篇论文进行实证分析。

(一)制造中国“敌人”的策略:国际安全二元论和美国中心论

在我们收集的文章材料中,一个突出的话语策略就是,作者运用二元对立思维将国际安全秩序分割成“和平安全”和“非和平安全”两类;同时,明确或间接地把美国描绘成人类和平安全的守护神。这样,当学者们把中国置于该安全体系之外时,中国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和平与安全的潜在“破坏者”“敌对者”。在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后,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就是运用这种思维和修辞把世界分成敌我两个阵营:“现在,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国家必须做选择。要么你站在我们一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请看下面的例子:

...the first reason why China looms large is because it is the first Great Power in East Asia to rise outside the US-led Western alliance system since the World War Two. It is also the first time in the post-war period that a major economic and trading power in the region has emerged outside the American-led security order.^[10](中国为什么危险,其首要原因是:它是二战后美国领导的西方联盟体系之外在东亚崛起的第一大国。而且也是战后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之外第一次出现的重要经济和贸易大国。)

这里,作者未能提出中国本身有什么内在特质或因素,可以证明中国可能成为“危险”或“敌人”。相反,他把中国的“危险性(looks large)”归咎于中国处于美国领导的安全同盟体系之外这样一个现象。更确切地说,作者将世界的安全

秩序分割为两类:一边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盟国体系,一边是任何该体系之外的组织;而且,因为前者是安全的,所以后者一定是非(维护国际)安全的。故这里关于国际安全秩序的思维方式不仅仅是二元对立的,而且是非常关键的,在这种思维里,美国(西方)是世界安全的代表者和领导者。这种思维和观念同样反映在下面的例子里(这里,美国作者在文章的开头以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的内容引出自己将要回答的问题):

The United States...has acted as a pacifier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very next sentence in the White Paper, "That order is being transformed as economic changes start to bring about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strategic power". The argument here, of course, is that the rise of China is having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that flows from this discussion is whether China can rise peacefully.^[11] (美国……在全球扮演着一个稳压器的角色……然而,白皮书中的下一句话提到,“这一秩序正在发生转变:经济力量的变化使战略力量的分配也开始发生改变”。这里的论点是,中国的崛起正在影响全球力量的平衡……这个讨论引发的一个最重要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

作者把中国的崛起,改变美国建立的权力秩序,当作质疑中国和平发展的原因。这里推断的深层次原因,虽然没有明确表达,但是支撑作者论点的唯一逻辑:国强就有可能称霸。作者整篇论文就是论证:不断强大的中国一定是“危险的”。下面例子同样否认强大、安全的中国可以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的可能性:

"More Security for Rising China, Less for Others?" In the face of a rising China, the most fundamental concern of Asia Pacific governments is how a stronger China affects their own security. While China could achieve a reasonable amount of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playing with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rules, there is reason to expect China to use its expanding economic,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influence to press neighboring governments to conform to its wishes on political issues.^[12] (“崛起的中国越安全,是否意味着其他各国越不安全?”面对中国的崛起,亚太各国政府最关心的是这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会如何影响它们国家的安全。虽然中国在遵循当前国际规则的情况下可以获得一定的安全和繁荣,但有理由相信,它会利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军事、外交影响力迫使邻国在政治上屈从于其主张。)

注意,作者之所以强调中国会用经济、军事、外交手段胁迫他国政府,正是由于“国强必霸”逻辑的作用。

相对而言,也有欧洲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这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想根源。Jean-Loup SAMAAN 揭示了美国军方内部“中国威胁论”成立并广泛传播的理论根源:

Sur la “menace chinoise”, le discours stratégique américain fait appel, im-

plicitement ou explicitement, à un postulat extrêmement simple: tout changement dans la distribution de puissance au sein du système international engendre des conflits. Par conséquent, la montée en puissance de la Chine conduirait inexorablement à l'affaiblissement des États – Unis et donc à un affrontement entre les deux. Ce postulat se trouve être le paradigme central de l'école réaliste pessimiste …longtemps dominante aux États – Unis. Il se fonde sur l'idée que la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est un jeu à somme nulle; le déclin de X est mathématiquement cause ou conséquence de l'avènement de Y.^[13] (美国的关于“中国威胁论”的战略话语明里暗里都指出了—个很简单的预设:所有在全球体系内引发的权力分配上的变化都会带来争端与冲突。因此,中国力量的提升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美国力量的削弱,并在两国之间引发对抗。这一预设是美国长期盛行的悲观现实主义学派的典范。它的成立基础在于国际政治是一个零和游戏:X的衰落一定是Y上位的原因或结果。)

(二)制造中国“危险”的策略:否定(中国)意图,反衬中国

在研究材料里也有更为“实证的”话语策略:即以中国的军力“客观事实”来推导、暗示中国的“危险性”。比如,有作者不仅仅以“国强必霸”的观念来制造中国“霸权”,而且更进一步:直接提出军事“意图”的无意义性,或者说让人不要相信任何“意图”的表达;然后把聚光灯照在中国(未来的)军力增长上。这样一来,中国的“危险性”便被显现出来。下面就是一例:

Beijing does not possess a formidable military today and it is certainly in no position to pick a figh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that situation is expected to change markedly over time, in which case China will have significant offensive capability…. What all of this tells us is that there is no good way to define what China's intentions will be down the road or to predict its future behavior based on its recent foreign policies. It does seem clear, however, that China will eventually have a military with significant offensive potential.^[14] (目前,北京不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的确无法与美国相抗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局面将发生显著的变化。到那时,中国将会具有不可忽视的进攻能力……。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无法确定中国今后的意图是什么,或者根据其最近的外交政策预测其未来的举措。但有一点似乎很清楚,那便是:中国终将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这种力量具有不可低估的进攻能力。)

类似的策略是拿美国的军事“意图”表达作标准,来否定中国的军事意图:

Military capability means little to an outside observer without an assessment of intentions. Here we enter difficult terrain: unlike the US government, which in addition to issuing numerous official policy documents on a regular basis is considered by some to leak information “like a sieve”, China releases very little information, and what it does is strictly controlled or highly generic in nature.^[15]

(旁观者来说,未经军事意图评估的军事能力毫无意义。由此形成这样一个困难局面:美国政府发行大量官方政策文件;有人甚至认为它“就像一个筛子一样”泄露信息。相反,中国极少发布信息,并且发布的内容通常受到严格控制或者是高度笼统。)

作者用美国发布大量军事信息的事实,反衬中国的军事信息量少,以此否定认识中国军事意图的任何方法,从而让读者推导出中国武装力量的“危险性”。

恰似与中国“意图”否定者的目标一致,也有学者干脆将聚光灯放在中国的军费/军力(增长)本身。下面的作者,明确排除其他理论,指定某一种理论——“现实进攻理论”,即任何国家都会追求进攻力量的最大化,将其套用在中国的军力增长上。不仅如此,作者还用长线推算的方法来凸显中国军费的巨额增长:注意,作者选用一种公式推算五十年后的军费情况。

...the assumptions of the offensive realist theory appear realistic with respect to Asia, and this makes the theory suitable for explaining military spending in major Asian states, and China in particular ... The empirical results from China's military spending model and forecasts suggest that by 2061, China is likely to be the dominant regional power, with military spending about one and one-half time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major Asian powers, India, Japan, and Russia combined.^[16] (对于亚洲地区来说,“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预设是成立的,这使得该理论可以解释亚洲主要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军费开支。中国的军事开支模式和预测的实证结果表明,到2061年,中国的军事开支将比其他亚洲大国——印度、日本和俄罗斯的总和还要多出约1.5倍,并且很可能成为一个地区的统治力量。)

下面的作者同样把“正当”的“参数”与中国对比,以凸显双方的巨大差异,这样中国“威胁”便成为“自然”。

When this region is taken as a whole, China is responsible for 32.5 percent of military spending, followed by Japan at 18.9 and South Korea at 9.2 percent. If one considers that the most powerful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such as Singapore, Indonesia and Thailand accounted for 3.1, 2.5 and 1.7 percent of regional spending respectively, Chinese military dominance over the region in budgetary terms is clear.^[17] (如果把这个地区看作一个整体,中国的军事开支约占32.5%,其次是日本,约占18.9%,再次是韩国,约占9.2%。倘若将东南亚地区最强的国家如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都考虑进来,它们的军事开支占地区总额的3.1%、2.5%和1.7%。那么,从预算方面来看,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统治地位就显而易见了。)

如果从文化批评的角度看,作者运用了片面的、选择性的对象与中国比较,而且还运用了反衬的手法(将它们表述为东南亚“最强大的”国家)来消解这些对象的军费数额,因为作者完全抹杀了中国与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尼和泰国在

人口、面积、历史上的巨大差异。

在此类恶意揣测之下,中国在亚洲的任何布局,无论是军事还是非军事的,都被看作是“别有意图”“野心勃勃”的。如面对“马六甲困境”(中国海军对中国的“海上生命线”——马六甲海峡鞭长莫及,各种突发事件都会导致海峡出现短期运输供给的中断,这已然成为了中国能源安全的最大隐患),中国在南海到非洲角和波斯湾之间实施发展整合港口能源建设的政策,这是一项地缘经济上的防御性政策,旨在保护中国的贸易通道,但却被美国国防部和媒体宣扬成了中国野心勃勃的“珍珠链战略”,意指中国正透过资助等各种方式取得军舰海外停泊基地,在地图上形成了一个珍珠项链似的布局。美国等国家无视中国所面临的“马六甲困境”,曲解中国保护贸易通道的意图,质疑中国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臆想出别有用心的“珍珠链战略”作为“中国威胁论”的论据。

美国的这一论据受到了法国学者 Amelot Laurent 的批判。他指出出现“中国威胁论”的历史与现实背景,分析了中国面临马六甲困境造成的能源供给安全危机,并因此实施的海上港口建设,质疑了美国提出的所谓的珍珠链战略。

Washington, sans contester obligatoirement la nécessité pour les Chinois de protéger leurs approvisionnements énergétiques en provenance de l'étranger, estime que derrière cette politique se cache en réalité un objectif offensif plus ambitieux, aux implications stratégiques majeures. La réflexion, aux États-Unis, est en effet la suivante: depuis la fin de la Guerre froide, la Chine percevait la scène internationale comme placée sous hégémonie de Washington puisque aucune décision majeure touchant aux grands enjeux contemporains ne pouvait être prise sans son assentiment; mais au fur et à mesure que la puissance de Pékin s'accroît, cette situation lui convient de moins en moins; la stratégie du “collier de perles” répond alors à une ambition, celle de créer un “nouvel ordre international multipolaire” se traduisant en particulier par la remise en question de l'équilibre des puissances en Asie au détriment des Américains qui étaient jusqu'alors garants de la sécurité du continent et singulièrement de ses voies de communication maritimes.^[18] (华盛顿没有考虑中国保护其海外能源供给的必要性,认为中国的这项政策隐藏了野心勃勃的进攻目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是这样考虑的:自冷战后,中国发现国际舞台笼罩在美国支配之下,任何重要决定都必须美国首肯;而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这个形势对中国越来越不利;“珍珠链战略”正是中国这一野心的体现,即建立“国际多极新秩序”,质疑亚洲的力量平衡,损害美国作为大陆和海上贸易安全担保者的利益。)

作者清醒地看到“中国威胁论”的实质根据之一“珍珠链战略”是美国没有考虑中国政策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单凭本国“霸权”角度出发的恶意揣测,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想所导致的。一旦美国这一“珍珠链战略”的揣测成

立,那就是对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发展”的最大攻击。

Une “menace chinoise” de plus en plus explicite et récurrente dans la littérature spécialisée outre – Atlantiqu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n’est plus considérée comme un pays en développement, comme une puissance réémergente, mais bien comme une puissance mondiale capable, de plus en plus souvent, de s’opposer frontalement aux États – Unis sur un certain nombre de dossiers précis. Cette accession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au rang de puissance mondiale, de puissance “globale”, constitue pour les promoteurs du discours sur la “menace chinoise” le principal défi que doivent aujourd’hui affronter les États – Unis.^[19] (“中国威胁论”在大西洋彼岸不断被谈论,并越来越清晰。中国已经不再被看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或一个重新崛起的新兴国家,而更被看作是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越来越具备在部分领域与美国正面对抗能力的国家。对“中国威胁论”话语倡导者来说,中国崛起成为具备“全球”能力的世界大国,是美国如今要面对的主要挑战。)

(三)制造中国“好斗”的策略:选择焦点和贴标签

显然,任何行动及其面貌和性质都可以用不同的描述、诠释方式;任何“唯一正确”的描述、诠释方式都是可以争辩商榷的。因此作者对于中国行为的表述、定义、诠释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China’s Toughnes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 Year II” China’s tough stand on maritime territorial disputes evident first in 2012 confrontations with the Philippin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Japan in the East China Sea has endured into 2013. Leaders’ statements, supporting commentary,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y, economic developments, and administrative advances all point to an important shift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with serious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neighbors and concerned powers, including the US…. Few governments are prepared to resist.^[20]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态度——第二年。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与日本在东海发生的海洋领土对峙,从2012年持续到2013年,期间中国始终保持强硬立场。领导者的声明、相关评论、军事和准军事活动、经济发展以及行政举措都表明,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发生重大转变,而这些将对中国邻邦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重要国家产生严重影响。然而,很少有政府愿意积极应对。)

该引文中黑体字表示出作者的特殊描写、特殊定义、特殊解读,而它们都一致呈现了一个“强悍的”中国形象。

…Beijing has returned to type and exhibited a more assertive—even aggressive—posture. China is increasing its pressure on other claimant sta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unwelcome” forces such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 concerted fashion. This pressure, which hitherto had been primaril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militarized. There seems to be a concerted effort to bolster its strategic posi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returning to a trend that had been evident since the early 1970s, but which is now enabled by far greater resources and military capabilities than before.^[21] (中国已经开始展现出一个更加自信甚至过激的姿态。它正在对其他南海申索国施加压力,并以联合的方式“不欢迎”像美国这样的军事力量。这种压力过去一直还主要是政治性和经济性的,目前正不断转向军事化。中国似乎在努力巩固其在南海的战略地位,有回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趋势,只是现在拥有了更多的资源和更强大的军事力量。)

这一段同样运用含有强硬、压迫意味的形容词、名词、(委婉)动词短语,将中国行为修饰为好斗的、高压的、军事化的。下面,作者同样运用了一些中方军事行动的叙述,来强化中国“好斗”形象。

“Japan - China Relations: Can we talk?” China marked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Japan’s nationalization of the Senkaku Islands… by… conducting Coast Guard patrols… Tokyo called for dialogue… Beijing annou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its East China Sea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vy (PLAN) warships and two H6J2 bombers… a Chinese drone aircraft… eight Chinese ships entered Japan’s territorial waters near the Senkaku… Japan would resolutely but calmly resist China’s effort to use force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with respect to Japan’s sovereign land, air, and sea space. Japan had no intention to escalate, would tenaciously pursue dialogue, and wanted to work to calm matters.^[22] (“中日关系:我们可以谈谈吗?”中国用海岸警卫队巡逻的方式来纪念日本钓鱼岛国有化一周年……。东京要求对话……。中国政府宣布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人民解放军海军(PLAN)军舰和两架 H6J2 轰炸机……一架中国的无人驾驶机……八艘中国船只进入钓鱼岛附近的日本领海……日本将坚定地,但是冷静地抵制中国用武力在日本主权领土、领空和海洋空间方面改变现状。日本无意升级,会坚持进行对话,想平息事态。)

作者一方面把叙述的主要焦点放在中方的军事行动上,而另一方面将日方描写成被动的、平静的、和平的,通过这样的反比使前者显得好战、具有攻击性。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上明确选择日本一边:用日语名称 Senkaku 指钓鱼岛,说中国军方进入了日本“领海”,试图以武力改变日本陆海空主权,同时作者又将受到“侵犯”的日本描写得反而极为友善:注意直接疑问句和两次陈述句表示日本坚持要求对话。这种片面选择性描写以及选边站大大加强了中日两方的反差,使中国显得十分“霸道蛮横”。从整体全面的文化批判视角去考察,读者会发现,该学者完全忽略或者说掩盖了美方相关的军事行动(如“重返亚太”战略)、日方的政治举措(如将钓鱼岛的国有化);更不去

说,作者的这些话策略也排除了中国任何安全诉求的正当性。^[23]

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发展是不少学者关注的对象,但中国军队现代化发展的意图却受到部分学者的主观性推断,如有学者在论文的开篇便陈列出十五年来中国军事现代化发展的四个目的:(1)中国想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强大力量,发展“硬实力”即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2)中国想运用其军事力量(或军事上的威胁力)来保卫并扩大地区利益,如南海的领土追还要求;(3)中国增强军力以维持对台湾的压力。目的是阻止台湾的独立要求,迫使台湾接受与大陆重新统一的形式,并削弱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干预意图;(4)中国想要增强其进行战争以外军事行动的能力,以保卫其在全球不断增长的利益。以此为目的中国更多地参与了维和、人道帮助和紧急救援以及对抗海盗的行动。总之,中国力求全方面地增加军事实力,目的是对抗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增援,并与美国在该地区形成实质性的对抗。^[24]

在陈述这四个目的过程中,作者运用了定义性标签:puissance globale 全球力量,puissance militaire 军事力量,intérêts régionaux 地区利益,intérêts croissants dans le monde 在世界领域增长的利益,并运用动词utiliser la force militaire(使用军事力量)pour défendre et promouvoir ses intérêts régionaux(保卫并推动地区利益),augmenter ses capacités militaires(提高军事能力)afin de maintenir la pression sur Taiwan(维持对台湾的压力),empêcher Taiwan de déclarer son indépendance(阻止台湾独立),et de pousser l'île à accepter une forme de réunification avec le continent(促使台湾接受与中国的统一)···réduire la volonté des États – Unis(削弱美国的意图)···augmenter ses capacités(提高能力)demener des opérations militaires autres que la guerre(指挥战争之外的军事行动)afin de défendre ses intérêts croissants dans le monde(保卫在全球不断增长的利益)···augmenter sa puissance militaire(提高军事力量)afin de contrer le renforcement de la présence militaire américaine dans la région Asie – Pacifique(阻挡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增援),et de se poser en rival crédible des États – Unis dans cette région(与美国在该地区形成有效对抗)。^[25]这些动词制造了中国发展军事现代化的强势目的:增加军力,利用军力,达到压迫台湾,对抗美国的目的。

Ces efforts ont été remarquablement payants, et depuis la fin des années 1990, l'Armée populaire de libération (APL) se transforme progressivement en une force de combat moderne; dans de nombreux domaines, elle ne ressemble plus du tout à l'APL qui existait avant 1997. Cette transformation se fait particulièrement sentir dans l'attitude de la Chine, devenue plus sûre d'elle, parfois même agressive, et n'hésitant plus à utiliser son armée pour protéger et promouvoir ses intérêts nationaux. Le déploiement de vaisseaux de la marine de l'APL pour lutter contre la piraterie dans le Golfe d'Aden, et le lancement récent d'un porte – avions, illustrent ce recours croissant à l'APL comme in-

strument de politique nationale. Quel sera le résultat final de ce processus de modernisation militaire? Comment la Chine utilisera-t-elle sa nouvelle puissance militaire? Ces questions restent encore sans réponse.^[26] (这些努力有了明显的回报,1990 年末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渐转变成为了一个现代战斗力量;在很多方面,它已经完全不同 1997 年前的解放军。这个转变尤其体现在中国的态度方面,变得更自信,有时甚至咄咄逼人,并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军队来保护并推动其国家利益。海军军舰在亚丁湾打击海盗时的表现,航空母舰的投入,都显示了中国加大借助军队作为国家政治工具。军事现代化进程的最终结果会是什么? 中国会怎样使用它的新军事力量? 这些问题尚无答案。)

两个疑问句,未知的答案,再加上中国军事飞速发展的现状,这样的中国不得不让读者产生担忧和畏惧。

(四) 制造中国“野心”的策略:否认本意,强加臆断

在制造中国军事“野心”方面学者的论述中也显现出一系列修辞策略:否定(中方表述)、反问、疑问、(给中方表述)加引号、反衬。最为突出的是可能给中方言行加以意图揣测。

Creation of a formidable military posture backed by a firm economic growth card demonstrate China's resolve to assert its claim towards becoming an Asian superpower... These ongoing developments have largely managed to generate a debate with a primary question—why is China strengthening its military? Robust military modernization of the PLA only highlights a contrasting facet to the tall claims by China in so far as its “peaceful rise” campaign is concerned. Peaceful rise and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re two complex opposing, and equally reinforcing ideas that are being pursued by Beijing simultaneously. As a consequence, the entire debate of an impending “China threat” (Zhongguoweixie) theory has progressively gained significance within the Asian continent and beyond.^[27] (凭借稳固经济增长创造强大军事态势,说明了中国希望成为亚洲地区超级大国的野心……这些不停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一种争论,其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要加强军事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劲的军事现代化与中国“和平崛起”的高谈阔论形成鲜明对比。和平崛起和军事现代化是两个复杂的对立面,也是北京同时追求的两个同样强烈的主张。因此,有关逐渐成形的“中国威胁”理论的整个争论在亚洲大陆和其他地区也就变得越来越有意义。)

作者在不明确说明其分析概念、理论和方法的情况下,通过运用“符号动词(demonstrate, represent)”,执意将中国的现象诠释为“别有用心”。为表明中国在军事上“别有用心”,作者不仅用疑问句直接质问中国,而且提出中国在同时追逐两种相悖的目标,以此证明、彰显中国军事意图的“可疑性”“危险性”。

Beijing seems to prepare what will be, within the next few years, a genuine foreign policy of assuming power status, so much so that the highlighting of multipolarity and the defense of multilateralism have to be interpreted as tools for higher goals, and may therefore potentially confront those of other powers... It is therefore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that, once again, China is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new directions, and besides the respe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the defense of a multilateral approach in dealing with global challenges, the search for hegemony i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options.^[28] (中国似乎在准备一个在未来的几年里真正掌握权力的外交政策。由此,我们必须将中国强调多极化和保护多边主义的行为解释为获得更高目标的一种工具,也因此有可能去阻碍其他强国之目标的实现……因此,从国际层面上看,中国很有可能又要尝试新的方向;除了在应对全球挑战时遵循国际规则、坚持多边方式之外,争夺霸权无疑也是中国的选择之一。)

注意这里作者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一再推测中国/北京背后的意图或计划,而且强调不能相信中国的主张(多边主义),必须要给它之外的解释。正是通过这样强行的主观臆断,作者提出争霸无疑是中国的一个选择。不接受、不信任中国的表白,还有其他的手段:

...while the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integration of China into the region is a promising foundation for China's self-described "peaceful rise", it is unclear whether Beijing will remain a contented free-rider within a region hitherto characterized by American pre-eminence, as did Japan, South Korea who remain American allies.^[29] (虽然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区域一体化为其自称的“和平崛起”奠定了客观的基础,但到目前为止,在美国依然处于霸主地位,同样居于强势的日本和韩国依旧是美国盟友的地区中,中国是否能继续满足于搭便车就不可而知了。)

这里作者把中国关于和平崛起的自我表述放在引号里,并专门指出,这是中国给自己的描述,同时,对中国的未来的身份以陈述句说明:“不清楚北京会不会……”;而且,作者在文中所呈现的美国盟国系统提供国际安全的语境下,将中国与美国的盟国区分开来。

(五)“中国威胁论”何以成为可能

2017年1月29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日本驻英国使馆每月支付英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一万英镑,以在英国通过媒体宣扬“中国威胁论”。^[30]这一新闻戏剧性地提出了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在国际社会中生产、扩散、渲染“中国威胁论”?文化话语研究不满足于语篇分析,而是将语篇纳入到更广阔、整体的话语活动视野里去,以进行多元、辩证、透彻的考察。对于本文的研究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范畴应该包括:论文作者的社会文化身份、期刊的文化性质以及背后的机构特征、(文本、作者、期刊涉及的)文化关系。

首先,我们发现,十三名英文、法文作者,除一名印度人外(其论文发表在韩国期刊上),全都是美国军事联盟系统内的学者。从公布的作者单位看,除两名军事院校的学者外,其他作者都是普通大学或研究(智库)机构人员。值得一提的是,所筛选的在法国用法语发表的十篇学术论文中,论据更立足于中国军事力量的客观发展,但观点有所分化,三个学者倾向于中国威胁论,或者暗示了中国未来扩张的可能,而其他的学者更理智地看待了中国的发展需求与发展现状,也看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力量,批判了美国制造的“中国威胁论”。另一方面,尽管有不少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非洲国家学者,却几乎看不到他们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关于中国国防的言论。其次,所有期刊都是西方,或更确切地说,美国军事联盟系统内的出版社或研究机构出版;其中四个是商业性质的英国学术出版公司。一个特殊情况是,中国清华大学是其中一篇论文的版权所有,但出版社是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作者为美国人)。再者,特殊的文化关系反映在文本、作者、期刊(机构)上:(1)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美国安全系统中心论、国强必霸论,普遍构成这些反华、“中国威胁论”的深层理论基础;(2)作者本身属于美国军事盟国系统的国家(除一位印度学者外);换言之,美国盟国/盟友系统之外没有学者参与;(3)期刊的支撑机构也同属于美国军事盟国系统的国家;同理,美国军事盟国系统之外的非西方国家的出版社没有参与“中国威胁论”的制造。

四、结论与建议

首先,这些文章所呈现的“中国威胁论”,不是依据什么现实依据或例证,而是一方面经由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美国(同盟)安全中心论、国强必霸论,另一方面通过质疑/否定中国言论、反衬中国行动、臆断中国、片面比较、扣帽子等一系列修辞手法推演而来的。换言之,如果没有这样的语篇策略,那么中国的“威胁”形象或概念也就不可能成立。其次,必须指出,我们不能以“中国威胁论”简单地概括学术论文材料所呈现的中国国防安全形象。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被刻画成“危险”“威胁”“不可信”“世界/东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潜在敌人/挑战者”“有称霸野心”“姿态强硬”“炫耀武力”“企图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等等。再者,从言语行为理论^[31]角度说,作者们运用的这些修辞手法,在做不同的“工作”,或者说在完成一系列“任务”:除了完成他们的学术出版工作之外,他们是在给“中国威胁论”做渲染工作,在警示一些美国盟友,并在此基础上为相关国家、组织遏制中国进言献策。

而从文化政治的批评角度说(包括在深入了解相关历史文化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提出,这些学者们往往没有考虑中华文化传统、社会发展历史等因素,没有进行全面的比较,没有采取中立的立场,没有采取信任中国的态度。

怎样解释这一西方国防安全学术状况?一方面,西方军事学(者)界不是孤立的,是西方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深受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盟国安全系统)中心的影响,对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历史的无知甚至曲解。另一方面,西方的学

术刊物是承载和推行“中国威胁论”的国际管道和平台。

本研究揭示,学术话语中所展现的“中国危险/威胁”的国防形象、“令人质疑”的国防话语、“充满敌意”的国防战略以及控制、围堵、挫败中国的战略建议,都出自各种修辞手段;更重要的是,这些修辞手段蕴含了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美国安全中心论”和“军/国强必霸论”。那么,对于中国的国防话语研究者和实践者来说,极为重要和急迫的任务是,一方面要广泛、系统、深入挖掘制造分裂、对抗、仇恨的修辞手段。另一方面,要揭露和解构深层次的陈旧、狭隘、霸道的分裂思维和敌对观念,同时也要从多元文化、中华文化的角度提出新思维、新观念,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平衡和谐的方向发展。

上述的思维方式、安全观、历史观以及“中国威胁论”是必然的吗?中国的军力增长、中国的话语意图,只能从这种角度去解释吗?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如果从人类多元文化、中华“天人合一”(以及“天下”“和而不同”)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下现实的角度出发,美国(同盟)安全系统并不是人类唯一的选择;中国国防力量的存在与发展不必/会以制造“美国敌人”为前提;中国有自己的历史观、发展观,更有自己的和平的文化传统。说到底,上述作者、文章力图表达的关于中国国防的概念、观点都极大地受到了西方思维方式和美国安全中心论的扭曲,是冷战框架下的老调重弹;而其中,其各式修辞手法、语境条件又起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注释:

[1] 窦卫霖、杜海紫、苏丹:《中美政府国防白皮书与国家身份的构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83-94页;李海龙:《媒体话语与官方话语的背离——印度媒体“妖魔化”中国军力的手段和因素分析》,《青年记者》2010年第15期,第34-35页;周红红、刘淑萍:《美国国防语言中的文化霸权——基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视角》,《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第45-49页。

[2] Greger, N.: Norway between NATO, the EU, and the US: A case study of post-cold war security and defence discours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5, 1, pp. 85-103; Smolash, W. N.: Mark of Cain (ada): Racialized security discourse in Canada's national newspapers,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 2009, 2, pp. 745-763.

[3][9] 施旭:《文化话语研究:探索中国的理论、方法与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Shi-xu: *Chinese discourse studies*, Basingstoke,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4] 施旭:《文化话语研究:探索中国的理论、方法与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Shi-xu: *Chinese discourse studies*, Basingstoke,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Shi-xu: *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 In K. Tracy, C. Iie & T. Sandel. (eds.),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Boston: John Wiley & Sons, 2015a; 施旭:《试论构建中华话语研究体系》,《当代中国话语研究》2008年第1期,第1-12页;陈汝东:《论语学的科学建构》,《当代中国话语研究》2009年第1期,第1-7页;曹顺庆:《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当代中国话语研究》2009年第1期,第8-17页。

[5] 陈汝东:《当代汉语修辞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李军:《话语修辞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年;霍四通:《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考释为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龙金顺:《修辞理论与社会功能研究》,《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58-61页;聂焱:《修辞研究的方法和策略》,《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2002年第5期,第20-26页;史灿方:《修辞理论和语言应用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徐朝晖:《修辞及修辞研究的方法》,《广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第76-80页;张炼强:《修辞论稿》,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6]Cavin,M:Elise Boulding's rhetoric:An invitation to peace,*Peace & Change*,2006,3,pp.390-412; Ceccarelli,L:Rhetorical criticism and the rhetoric of science,*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1,3,pp.314;Hess,A.:Critical-rhetorical ethnography:Rethinking the place and process of rhetoric,*Communication Studies*,2011,2,pp.127-152.

[7]Chase,K.R.:Constructing ethics through rhetoric:Isocrates and Piety,*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2009,3,pp.239-262;Ding,H.:Confucius's virtue-centered rhetoric:A case study of mixed research methods in comparative rhetoric,*Rhetoric Review*,2007,2,pp.142-159.

[8]施旭:《文化话语研究:探索中国的理论、方法与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Shi-xu: 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 In K. Tracy, C. Iie & T. Sandel. (eds.),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Boston: John Wiley & Sons, 2015a.

[10]施旭:《涉华国防话语研究:军事学术的问题导向、文化思维、政治目标》,《当代中国话语研究》2017年第1期(付梓)。

[11][18][30]Lee,J.:Australia's 2015 Defense White Paper:Seeking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to Help Manage China's Peaceful Rise,*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2013,3,pp.401,401-402,401.

[12][15]Mearsheimer,J.J.:The Gathering Storm: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10,3,pp.381,384-385.

[13]Roy,D.:More Security for Rising China,Less for Others?*Asia Pacific Issues*,2013,p.1.

[14]Jean-Loup,S.:Une géographie américaine de la menace chinoise,*Hérodote*,2011,p.105.

[16]Sloan,E.:US-China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International Journal*,2011,p.269.

[17]Atesoglu,H.S.:Economic Growth and Military Spending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3,2,pp.90,97.

[19][20]Laurent,A.:La stratégie chinoise du "collier de perles",*Outre-Terre*,2010,2,pp.189,189-190.

[21]Sutter,R.,Huang,Chin-hao.:China's Toughness on the South China Sea-Year II,*Comparative Connections:China-Southeast Asia Relations*,2013,2,p.1.

[22]RAHMAN,C.,TSAMENYI,M.:A Strategic Perspective on Security and Naval Issu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2010,p.329.

[23]Przystup,J.J.:Can We Talk?*Comparative Connections:Japan-China Relations*,2014,3,pp.1-2.

[24]Shi-xu:China's national defence in global security discourse:a cultural-rhetorical approach to military scholarship,*Third World Quarterly*.2015,11,pp.2044-2058;施旭:《涉中国防学术话语的修辞研究》,《外国语文研究》2015年第5期,第76-85页。

[25][26][27]Bitzinger,R.:La modernisation de l'armée chinoise 1997-2012,*Perspectives chinoises [Enlignee]*,2011,4,p.7.

[28]Chansoria,M.:Rising dragon military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plan in the 21st century,*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2011,1,pp.16-17.

[29]Courmont,B.:Promoting Multilateralism or Searching for a New Hegemony:A Chinese Vision of Multipolarity,*Pacific Focus*,2012,2,pp.184,200.

[31]<http://www.thetimes.co.uk/article/rifkind-a-stooge-in-secret-pr-war-on-china-xfq2qp2br>.

[32]Austin,J.L.:*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62.

[责任编辑:李本红]